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十五回 承師命初諧鳳侶 急國難暫拆鸞群

詩曰：果然幽境異塵寰，福地由來絕世間。
劉阮也曾身到處，散花無數接仙班。

再說高公子求懇聖母指點回凡境之際，有聖母許之。祇見聖母仰面向空，喚呼劉金錠賢徒者三。頃刻之間，祇見劉小姐駕一朵白雲，從飛檐而下，當時高公子見了劉小姐，不比前番兩心各別，故公子在喜悅中，又加慚愧。當日劉小姐祇假作不見公子，祇詐作不知其故，向丹墀下叩拜師尊。小姐目側一瞧，微笑曰：“請問公子要趕急往南唐救駕，因何又到得仙山，此乃異事所不料也。”公子聞言，含淚曰：“待吾訴知，小姐不用說已盡知。”將失足下枯井之事，一一說明。有小姐冷笑曰：“事出於偶然，但公子口是心非，枉發此誓言，故惹此飛災。勿言三尺沒神祇，舉頭二尺上天知，公子，汝心反復不常，當得有魔障之報。自今不可謊言哄騙，現已福集災消，公子可當醒悟也！”公子當下羞愧，祇得稱言：“小姐金石良言，小生自當佩服，斷不口是心非也。”聖母又曰：“汝夫婦兩人是宿世姻緣，休多言閑語，已過之事，不必復陳了，須當打點正務。今公子既肯種玉於藍田，速回凡境，今當汝兩人姻締會合之期，良辰斷不可錯過。今男女不告命而會合花燭，在禮法似乎相悖，但今為師與汝作主，是從權變，以應機會。倘從正論，待命於父母，猶恐不允，反成逆天之咎。宋太祖又御敵無人，江山有礙，須當早回。自此逢凶化吉，遇咎轉祥，汝夫妻享受不盡人間富貴，一生福祉齊眉，但後嗣艱辛些，也不失為二美傳家，不須多疑少慮，此定數之言，是汝夫妻一生結果。且余鴻乃飛鳥修煉，生成好勝，野心未純，法力不弱，乃為宋之勁敵。他已有八百年道行，不久身證仙班，亦奉師命下山，擾宋數載，但不傷宋朝將兵，定必無罪，復歸仙島，不一二百年，已成功列入上洞大仙了。倘不依師言，野心不化，開了殺戒，傷害性命，不免脫凡於沙場，又為宋將兵之當災。此是後事，定斷不來，為師去也，但囑咐之言，切不可違忤。”聖母語畢，大袖一展，空中落下五色祥雲，高駕往海島去。

君保正要開言動問，祇見小姐口念咒語，拔出寶劍揮指，頃刻之間，此地並非梨山，仍係公子前時跑走松林之地，更不見有甚麼枯井，其馬匹仍拴於古松樹橫枝下，高君保大加詫異，驚魂未定，呆呆想度。劉小姐見公子不語立站，冷笑一聲，將他背上一拍曰：“公子不須多疑，此乃仙家之幻境，非為奇異也。”但當初設的枯井，原是假的，是劉小姐四婢受符，作成圈套以陷之。然聖母來點化高公子，實是真事。祇恐君保執意不允此姻配，日後再無機會可結成的。豈不有誤了宋君御敵之人？且目今護宋以退余鴻，必要五陰少將，劉金錠乃五陰首將，一人會合後，四陰將定必繼續相隨，可聚集同歸一殿，破敵成功。當時劉小姐咒言呼喝，一刻四婢俱集在目前。小姐命婢將公子馬匹解下，請公子跨上，小姐仍上馬並行，其時還是夜半，月色光輝。小姐曰：“公子且請再宿一宵，明日復行程如何？”君保曰：“黑夜中艱於行走，猶恐失足又陷枯井之轍，祇慮今與小姐並馬回歸府，還恐令尊公察問男女黑夜同行，何辭以對？”小姐一想，此言有理，呼喚四婢近前吩咐，四婢早已回歸，祇言小姐夜獵晚回。小姐使起法，將隱身符令公子藏於盔上，人不見其形，此事除四婢之外，無一人知道。是夜小姐引道，公子進至閨房，二人方見禮下坐，有四鬢服役，獻上香茶。後花園早已排開案，炷上名香，以待兩美攜手進園，夫妻交拜天地。此夕初結良緣，實乃遵從師命，不目之為苟合，斷之為從權可也。在劉小姐心欣意樂，得了此美對良緣。

此際高公子見聖母吩咐指點，悟來且乃月老姻緣簿上注明前緣夫妻，一心信其不錯，即父母日後有責怪，自有措詞以對。況劉小姐乃一朵美艷名花，那有少年不仰攀採取之理。方纔因君父困圍未解，故心急嫌疑。到此境喜色欣欣，雙雙交拜，禱告一番神祇月老，奉師命以聯婚之意，拜畢起來，攜手共進香房。四婢早已排開合巹筵宴，杯箸齊備，夫妻左右對席，兩旁四鬢侍立，酌酒對敘，時交三鼓，酬酢交杯，夫妻暢敘，兩美目角傳情，如膠似漆，與對敵時大異。俗語云：茶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當時小姐有了酒，粉面泛出桃紅，倍見嬌妍奪目。有少公子一雙目，眸若星彈光亮，注射著佳人。四婢鬢知心會意，隨即將殘饌收拾去，再往後花園，於月光之下，同酌喫喜酒。齊言小姐好眼力，招贅得此美貌丈夫，且身入王家顯貴，真乃福祿齊眉可賀。

住語眾丫鬟歎羨慶歡喫酒。再言公子，此夕詐著酒醉不語，挨近劉小姐膊肩，小姐代為寬衣，雙雙共進羅幃，鴛鴦浪涌，雲雨翻騰，好事中難以實指，人人如此，個個皆然。及至雲收雨霽時，枕畔之間，小姐細言公子曰：“今宵一會，已成百年永好，倘公姑父母不依從，妾祇以死自誓，以報郎君今夕之情也。”公子曰：“小姐乃深於情種之女，數次有恩於小生，感銘於心不竭。今夜一宵已定百年姻眷，慎始存終。大丈夫所為，豈有今日取，明日棄，以辜負小姐之理。以吾父王雖嚴訓，惟單生小生一人，母親憐惜如掌上之珠，既婚配了小姐，豈有不依小生所請？小姐休得過慮此事，吾也十拿九穩的。況又有梨山聖母至憑，且月老注姻宿定之緣，是以爾我一天南，一地北，不念一朝撮合，定必無差也。”小姐聞言悅色，曰：“足見公子意之至，但日間陣上，奴家幾次勸言開導，汝祇執拗不依，汝誠何心也？”公子曰：“小生祇因救解君父心急，倘入贅了小姐，多則挽留三兩句，少則羈絆吾三兩句，我那裏等候得許久？是至一心不允。且又無聖母取出月老姻緣簿，及至目擊宿定之後，那裏敢再錯過以違天命，吾志如此也。但以小生前日推卻之深，正見今夕恩情之重。”夫妻言語濃情，正乃祇憂難報曉，不願日東昇。少不得又是翻雲復雨，兩好多少言談，不覺五更天明，夫妻起來。侍鬟進奉巾帨，梳洗畢，茶膳送上用過。

公子要作別登程，小姐亦不敢挽留，猶恐父親覺察知。然見乍合遽分，情絲怎忍即割，早已含著一包珠淚，春山眉鎖，一段愁懷。淚聲呼公子：“今叨蒙不棄，連理結成，此去尚有千里，方出潼關。公子須要保重貴體。早晚慎於安身，最要者，慎風霜，戒花柳，免遺兩大人所憂，為妾所掛念也。”言未了，不覺紛紛下淚。公子一見小姐鐘情之至，又不禁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，而珠淚落下兩行。公子反與小姐將袖袍拭淚曰：“小姐不須苦惱，小生心性行止，諒必深知，今日暫爾分離，不須切切於懷。況會合之期匪遠，汝豈不聞方纔聖母吩咐，不出三月之久，汝當謁見宋君，同為一殿之臣。正乃舉案齊眉有待，今切不可溺於癡情，挽留於我，反惹旁人議論，小姐乃才慧之女，小生不言盡悉。”小姐忍淚曰：“承公子正言雅訓，妾敢不佩服遵從，請上馬，惟奴所囑言，須當勿忘。”公子領諾。正要抽身，小姐一想起，急止之曰：“奴一時分別心慌，險些有誤夫君。”公子驚曰：“何事張惶？”小姐曰：“公子此去入城見駕，唐兵圍攻不妨，惟有余鴻法力多端，非武夫可力敵，二馬相逢，恐遭其害，切不可恃勇與他交鋒，且避之進城見駕，可免災殃。今有聖母鎮壓靈符，與公子戴上。”親手取下銀盔結在髮內，好好扶正銀盔。公子此際，見小姐如此用情之深，實乃多情賢良女。也覺不忍分離，不意又墮淚沾襟，惹起小姐倍加悲切，對面淚眼相看，祇得步出。小姐送了一程，有七八里，公子幾次催速回，小姐祇是不依。不知不覺又有七八里之遙，眾丫鬟也勸小姐請回：“但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祇憂老爺又疑惑不安也。”小姐聽了勸言，不覺下淚紛紛，公子也慘切依依，二目觀望。小姐曰：“公子前途慎重，奴在閨中盼佳音。”公子曰：“小生一進城見駕，自即放膽奏知聖上，來迎請小姐。”言罷一拱相辭，分途別去。不知夫妻何日再會，同為一殿之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